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白桦 选编

苏联东欧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苏联东欧卷·红苹果等

白 烨 选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

苏联东欧卷·红苹果 等

白桦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5插页 289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4-01821-X/I·413

定 价：7.50元

编 选 例 言

一、为了以点带面地反映世界当代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和主要趋向，并给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提供系统而优良的外国小说读物，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全套书共有五卷，分别为：美洲卷、西南欧卷、中北欧卷、苏东卷、亚非大卷。

二、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除坚持遴选直接获得著名文学奖的小说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外，还特别注意了作品本身由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独创性和可读性，并尽量选入那些在题材和题旨上适合于广大青年读者的作品，使他们或者从中得到人生教益、生活经验，或者从中得到文学养料、美学享受。

三、因为篇幅毕竟有限，作品的选取不得不有所割舍。因此，这套书的选编，只能以短篇小说为主，酌选一些中篇小说，一些相当优秀而篇幅较大的获奖小说未能入选。同时，一些创作极有个性的著名获奖作家，因为其作品在国内已有不少选本，比较常见，也刻意未选。如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倍克、艾·巴·辛格等。

四、本套书在每篇作品前面都写有作家作品简介，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和作品的概要情况。因为资料所限，作家的介

绍详略不一；因为水平所限，作品的提示比较浅显。读者完全可以不受其所限，自己去由作品的细切品尝中领略作家的所长与所短。

五、本套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郭宏安副研究员、王逢振副研究员和严永兴副研究员等专业学者的帮助；中国工人出版社高晓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冯晓立等同志参与了总体工作的筹划；孙秋月同志则协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作以上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1990年3月10日

目 录

- 〔苏联〕米·肖洛霍夫(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
- 弯弯的小路…………… (2)
- 〔苏联〕钦·艾特玛托夫(获全苏国家文艺奖等)
- 红苹果…………… (15)
- 〔苏联〕阿·阿列克辛(获1974年克鲁普斯卡娅国家奖等)
- 常来电话常来玩…………… (34)
- 〔苏联〕瓦·拉斯普京(获1977年全苏国家文学奖)
- 邂逅…………… (78)
- 〔苏联〕达·格拉宁(获1978年全苏国家文学奖)
- 克拉芙季娅·维洛尔…………… (97)
- 〔苏联〕留·尤尼娜(获1980年《星火》杂志奖)
- 独居女人…………… (189)
- 〔罗马尼亚〕卢·德梅特柳斯(获国家文艺奖等)
- 楼 梯…………… (225)
- 〔民主德国〕维·海杜切克(获亨利希·曼文学奖等)
- 失 误…………… (260)
-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等)
- 讨厌的家伙…………… (349)
- 〔波兰〕莱·巴尔泰利斯基(获波兰国家文学奖)

老婆是奠基石·····	(366)
【捷克斯洛伐克】鲍·日哈(获1981年安徒生文学奖等)	
岔路口·····	(386)
【匈牙利】恩·伊列莱什(获科苏特国家文学奖等)	
花花公子·····	(400)

〔苏联〕 米·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苏联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1905年5月生于顿河军屯州一个小康家庭，1984年2月病逝。他15岁时便投入家乡新生活的建设，1922年秋只身到莫斯科，以打工维持生计。1923年经友人介绍加入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同年9月由小品《考验》开始其文学生涯。

肖洛霍夫在1926年出版了《顿河故事》等中短篇小说集后，声名大振，此后作家连续创作了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1926—1939）、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1959）、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7）等，并获得多种荣誉和奖励。1965年，他又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弯弯的小路》是肖洛霍夫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作品以简朴的结构、清丽的文笔，描写了青年瓦斯卡因迷恋少女妞尔卡而拒绝当兵给自己带来的尴尬处境。在人生关键时刻的轻率抉择，使瓦斯卡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走入了“弯弯的小路”。肖洛霍夫善于写小人物，尤其是那种有个性、有缺点的小人物，这在这篇作品里表现得十分突出。

弯弯的小路

何因 译

妞尔卡不久前还是个小黄毛丫头呢，走起路来，两只细长的嫩手甩搭甩搭的，屁股扭来扭去；碰见生人，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总是躲进头巾的阴影里盯着瞧，现出害臊的模样；而现在，她却是一个乳房高耸、腰条儿匀称的大闺女啦。她从瓦斯卡的身旁走过，边走边瞟了瓦斯卡一眼，嘴角挂着一丝笑意；这使得瓦斯卡的脸上犹如荡过一阵温暖的春风，随之也现出了微笑。

瓦斯卡眯起眼睛，紧盯着妞尔卡的背影，直至她在小路的转弯处消失掉，才催动了马匹。饮马时，他一边解开马嚼子，一边回想起不久前和妞尔卡的一次相遇，不由地笑起来。他的眼前浮现出妞尔卡的双手。那双手轻柔自如地搭在漆着花格的扁担上，两只绿色的小桶，随着均匀的脚步晃来荡去。从那儿以后，瓦斯卡就设法寻找同她见面的机会。当他去河边饮马时，也故意绕到村边。妞尔卡家的院落，就在村边那条道上。只要妞尔卡出现在篱笆院内，或是在窗口一闪，瓦斯卡的心里，立刻升腾起热情，双手不由地勒紧缰绳，让马的脚步放得更慢。

上星期，瓦斯卡去看牧草。刚刚下过雨，草堆蒸腾着水气，散发出一阵阵醉人的、甜丝丝的香味。他从草垛的间隙看见了妞尔卡。她正在草垛间拐来拐去，一手撩着裙子，一手挥着干树枝。瓦斯卡策马跑近她。

“你好哇，我的俏美人儿！”

“你好。得了，别拿我开心啦！” 妞尔卡微微一笑。

瓦斯卡跳下马来，抛掉手里的缰绳。

“你找啥，妞拉？”

“小牛犊不见了……你看见了吗？”

“马群刚刚回村去，可没看见你家的小牛犊儿！”

瓦斯卡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烟纸来，撕下一小条儿，用唾液把卷成的小纸筒粘住。然后又问道：

“姑娘，你什么时候长这么大啦？记得不久前你只会在沙滩上跳方格玩哩，可现在——噢，……”

妞尔卡眯起眼睛回答道：

“哪儿话，瓦西里·季莫非耶维奇！你好像不久前还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蹦来跳去，撵惊鸟呐！现在，反倒充起大人啦！”

“怎么样，你不打算嫁人吗？” 瓦斯卡点燃了卷成的纸烟，继续问道。

妞尔卡故意叹口气，摊开双手说：

“没人娶我呀！”

“我难道不算一个吗？” 瓦斯卡想堆个笑脸，可是笑得很不自然。他想起他镜子中的模样：一脸坑坑洼洼的麻子，像强盗式的一络卷发，几乎遮住了窄窄的脑门儿。

“嫁给你？小麻脸儿？噢，别的倒没什么……”

“麻脸是不怎么样，难道……” 瓦斯卡说完，脸涨得通红。

妞尔卡轻轻地笑了一下。她随手甩了甩树枝，接着说下去：

“当然是这样！不过，如果你有意的话，那就请人说媒吧。”

妞尔卡转身向村子的方向走去了。瓦斯卡坐在干草垛旁，

手掌拚命地揉搓着独活草的叶子，懊恼地骂自己：

“免崽子！你是说着玩，还是真要娶她？”

从河边，从树林里，袭来一阵秋寒。

黄昏的雾气，在草原上低低地弥漫开，像许多只乳白的、柔软的、多刺的触角，在草垛间迂回、延伸着；又像女人的破烂披巾，把草垛裹住。透过白杨林的间隙，夕阳正懒懒地沉去。晚霞像盛开的蔷薇花丛，密集纷涌的云片，渐渐黯淡下去，好似萎蔫的花瓣。

瓦斯卡的家，只有母亲和妹妹。座落在村边的木屋，十分坚固和静穆。一匹马和一头牛，就是他家的全部财产。父亲一辈子没挣来好日子。

一个礼拜天。瓦斯卡的妈妈一边披上花披巾，一边向儿子说道：

“我的小儿，我并不反对你娶妞尔卡，她是个勤快的姑娘，人也不笨。倒是咱家太穷了。她爸爸不会答应咱的。知道吗，奥西普的脾气，执拗得很。”

瓦斯卡听着，闷声地穿着靴子。靴子挤得脚生疼，穿起来十分吃力，他的脸涨得通红。

母亲用披巾角擦了擦干瘪而苍白的嘴唇，接下去说：

“瓦夏，我跑一趟，去求求奥西普。可能还有希望。要是奥西普不同意这门亲事，咱的脸往哪摆？村里人会笑话咱的……”她沉默了片刻，垂下眼睛低声说道，“好啦，我这就去。”

“去吧，妈妈。”瓦斯卡站起身来，无精打彩地笑了笑。

瓦斯卡的妈妈擦去脑门上粘乎乎的汗液，向妞尔卡的父亲奥西普说道：

“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你家有货，我家有买主’，……你是怎么打算的？”

坐在长凳上的奥西普，捋捋大胡子，用嘴吹了吹凳面的灰尘，脱口答道：

“您瞧，是这么回事，季莫菲耶芙娜……我当然不反对，瓦西卡这个小伙子，倒是把好手。可是，我们可不急于嫁出妞尔卡……她当媳妇还早点儿……生儿育女，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那么，打搅您啦！”

瓦斯卡的母亲瘪着嘴，从大箱子上站起来点点头，准备告辞。

“说不上打搅……干嘛这么急着走，季莫菲耶芙娜？不能多坐一会儿吗？”

“不啦……该回家啦。再见吧，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

“上帝保佑你，”主人没有起身送客，只是随着关门的响声，嘟囔了一句。

这时，妞尔卡的妈妈从院里走进屋来。她边往铁锅里倒葵花籽，边问道：

“季莫菲耶芙娜那个老婆子来干嘛？”

奥西普气恨恨地骂开了：

“给她那麻脸儿子说媒来了！……瞧她，哪儿有缝儿往哪儿钻！……让她跟木头橛子说亲去吧！那还不容易！”他挥挥手说道，“真倒霉！晦气！”

庄稼收割完毕了。庄稼人都站在篱笆院里，望着谷场上一

堆堆金黄色的谷捆和秸秆，心里洋溢着热望。每户的男主人，都在等待着谷物干燥后的打场时节。为了赶到雨季之前，他们围着齿轮空转的脱谷机，扯着嘶哑的嗓子喊叫道：

“干吧！干吧！干——吧！”

秋天的雨季到了。天气变得阴沉沉雾蒙蒙的。

清晨，原野上游移着一团团白雾。那在雾中时隐时现的、割过的地面，像马身上的块块疮痍。太阳躲躲闪闪的藏在云层里，不肯常露面，一派无可奈何的模样。只有树林子，依然像春夏一样，湿漉漉的，得意地在风中抖动着柔韧的绿叶。

雨天连着雾天，没完没了。野雁莫名其妙地自东向西飞。草垛表层已经闷得发霉了，披上了一层烂皮。那样子，好似一个久病不愈的老人。

在秋日雨季的迷蒙混沌中，处女地静静地平卧着。第二茬青草又钻出了地表，把刚刈过的草原点缀得斑驳淡绿。不过，那些草叶的泛光，却给人以虚幻的假象，犹如肺病病人双颊上淡淡的桃色红晕。

现在，瓦斯卡心里却泛着喜悦的浪潮。因为他天天能和妞尔卡见面，有时相约在河边，有时在村头的跳舞晚会上。瓦斯卡变得又呆又痴，人也一天天瘦下去了，什么活儿也懒得干。

一个秋末的阴冷的黄昏。村头传来手风琴的忧伤曲调，断断续续的，像狗崽儿的哀鸣。突然，琴声高亢起来，接着传来一阵喧闹。……

村团支部书记格里什卡跑进了瓦斯卡的院落。格里什卡挥着手，冲瓦斯卡直笑。

“你龇牙笑什么，吃你妈的奶了咋的？”瓦斯卡挖苦地说道。

“滚你的……”格里什卡提提神，放开嗓门儿说道，“轮

到咱们参军了！……三天以后就走！……”

听见此话，瓦斯卡傻眼了，脑壳轰地一声像挨了一闷棍。他最先想到的是：“那妞尔卡怎么办？”他用手擦擦额角的汗，小声地问道：

“参军有啥值得高兴的？”

“为啥不高兴？傻家伙，参军，就是说要去见见世面，可在家里，除了积肥送粪，还有什么乐趣？老兄，那也是学习呀！……”

瓦斯卡却猛然转过身去，像被寒霜打蔫了似的耷拉下头，朝着打谷场慢慢走去。……

晚上，瓦斯卡从篱笆的小洞钻进奥西普的菜园，等候妞尔卡。她很迟才出来，裹着父亲的外套，瑟瑟地缩着脖子。

瓦斯卡想极力看清她的眼睛，但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妞尔卡的眼圈黑洞洞的，好像没长眼珠子。

“我要参军了，妞拉……”

“听说了。”

“噢，你怎么办？……等我，还是嫁别人？”

妞尔卡无声地笑了，说话的声调异样而陌生：

“我早就跟你说过，若不是爹妈，说不定我已经嫁给你啦，可现在不成……要我等你两年，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你走了，在那里另找个城里姑娘去爱，扔下我去当老闺女？现在没有那么傻心眼的姑娘啦！……你另找个吧，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她可会等你……”

瓦斯卡一边摇着脑袋，一边结结巴巴地唠叨了半天。他不断地请求，一再担保，甚至指天发誓，要妞尔卡永远等他。但

是她“咣吧”一声折断了手中的干树枝，固执地重复着一句话：

“不，决不！……”

终于，瓦斯卡被激怒了，呼吸急促地喊叫起来：

“呸，那好吧，你这个臭货！我要是倒霉，别人也别想得好！你若搞上别人，跑不出我的手心！”

“想得倒好，怕你胳膊短，够不上！” 妞尔卡脱口而出地应道。

“没的话，你跑不掉！……”

瓦斯卡说完，也没向她道别，就跳出篱笆，沿着菜园边走了。枯黄的落叶被他踩进烂泥里。

第二天早晨，瓦斯卡往背兜里塞了一大块面包，又往挎包里装了些面粉，离开母亲，走进树林，来到看林人的小屋前。

瓦斯卡昨晚彻夜未眠。直到现在，眼皮还浮肿着，脑袋耷拉着，浑身酥酥的发懒。他绕过泥坑水洼，向看林人的小屋走去。看林人正在井边打水。

“你找我，瓦西里？”

“找您，谢敏·米哈雷奇……我就要参军去了，想打猎。”

看林人向左倾斜着身体，拎着小桶走过来，眯缝着眼睛说道：

“这个礼拜，你薅摸到啥啦？”

“就打了一只兔子。”

他们进屋了。看林人把盛水的小桶放在凳子上，从里屋取出一支陈旧的后膛枪递给他。瓦斯卡皱了皱眉头，向屋角斜了一眼，说道：

“最好给我来支步枪，……在松林谷地里，我盯上了狐狸。”

“步枪倒是有，可没有子弹。”

“我自己有。”

“那行，拿去吧。回来时要是顺道，你就还我。那好吧，
噢，愿你满载而归。……”看林人冲着瓦斯卡的背影笑着喊道。

在离村大约四俄里的林中，有个地方被春天的急雨冲成了陡坡。瓦斯卡在一棵倒在地上的、多节的死树下，掘着红粘土，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狼窝似的土穴，刚容他钻进去。于是，他一连在那里度过了四天。

白天，他走进树林，逛进峡谷。那里空气温暖而清新。枯蔫的落叶，散发着幽香，令人沉醉。夜间，他钻进土穴，睡不着就四处张望。幽暗的峡谷，在空中一弯冷月的飘忽不定的青光下，变得深不可测。头顶上，不知何处簌簌作响，夜风铮铮有声，好似不清晰的变奏的笛音，就像有人在四处走动。往谷底望去，他模糊地感觉到有狼群窜游。那里，不时传来狼崽的长嗥。

白天，他从河谷里走出来，踏着满地柞叶，踏过密密的棘丛和榛窠蹒跚而行。他透过树林间、枝头上的残叶帷幕，向村里瞭望。河水泛着淡绿色的光波，对岸村里的房屋，像积木玩具似的，错落有致。他心里一阵疼痛。他在陡坡的枯树枝上仰卧了很久，看见从村里出来的女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河边汲水。第二天，他就看见了母亲。他想喊她。可是，当时，他的注意力被村口驶出的一辆大车吸引过去了。他又看见一个哥萨克青年，手挥马鞭，指指点点，向这里张望。

第一夜，他躺在干燥的枯叶堆上，彻夜未合眼。瓦斯卡思前想后，最终明白了：他走的路子不对，是踏上了迷途。这样

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瓦斯卡还明白了一件事：现在，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有妯尔卡、同龄的伙伴，还有那些在手风琴伴奏下报名参军的青年们。他们将要在需要的时刻为苏维埃政权而战。而他，瓦斯卡在这儿保卫谁呢？

他在树林里像一只被围捕的狼，又像一只疯狗，就要被村里射来的子弹打死。他，瓦斯卡，本是穷苦牧民的儿子，亲爹亲娘一样的红色政权的儿子。

天亮了。东方吐出一条绛紫色的曙光。瓦斯卡爬起来，拖着步枪，向村子走去，脚步越来越急。

“应该回去，找他们自首，把一切说出来。要不他们会逮捕我、审判我！眼下，面对自己人还好办！……”他的内心慌乱到了极点。可是，当他跑到河边时，却站住了。沙滩那边，从院落的篱笆后面升起了缕缕炊烟；牛羊牲畜发出了乱吼乱叫的声乐。一阵恐怖，电流般从脊背传到了脚跟。

“得判我二三年徒刑，……不行，不能回去！……”于是，他突然转回身，像一只强健的、漏网的狐狸，左躲右闪地逃回了树林。

第六天，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和面粉吃光了。等到夜幕降临，他斜背步枪，小心地踏过绊脚的树枝，无声无息地涉过河水，迈上了对岸的浅滩。沿着轧进潮湿泥沙的辙印，走进了奥西普的打谷场。拨开苹果树枝，他看见一线灯光。

瓦斯卡停住了脚步。他痛楚地想要见到妯尔卡，直接向她发泄心中的积怨：就是因为她，他才当了逃兵，才躲进树林子里，不能回家。

于是，他穿过菜园，跳过篱笆，踏上了妯尔卡家的台阶。他摸了摸门，发现门没有闩，就推开门，进了穿堂。顿时，一